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

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

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

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

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

聞寔也

案下至字疑衍當云有劫賊殺財主者為句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

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疆者綏之

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

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

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眾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為

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

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

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

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

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詣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

及藏連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眾陸抗時為江陵都督

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故下請孫皓

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

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寬旬令濤蚤孤而貧少有

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

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

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鑿其傳宿濤夜起蹋

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日

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

閒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

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言詠有署閣柱曰閣東

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剔不得休王隱晉書曰

潘岳肉非之密為作諺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

案宗人下當有脫字晉書濤與宣穆后若司馬中表親宣穆后若司馬若指魏子師昭乃後人追述之辭然對父而生無其子之語有以見預書之無法

故貽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榮陽人祖最是言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

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温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闓襄陵人父逵魏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

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為晉律

薨贈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

太宰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

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冲乃粗下意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

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

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與河内野王人太常陸父

案選上當脫一頓字晉著作前後選舉周遍內外而並得其才

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亮異自以為世祖所敬選用之
事與亮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亮宜授心腹
人為吏部尚書察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
公與選而實得叙所懷亮以為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
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為左丞相
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
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山公啓事曰詔

曰紹平簡温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

書取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晉諸公贊

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

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

發詔以為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公曰

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王隱晉

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為東海郡名上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

世說新語卷之六 政事

三

紛欣閣

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
 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為鎮
 東引為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網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
 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
 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
 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
 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為罪池魚復何足惜
 於國中民以為大亦宜乎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

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

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

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

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

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任讓在帝前戮

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蕪峻作亂

有弟仲常曾孫也少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

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微為琅邪國上

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為

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

通賓客家無儋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

太守而受拜及徙還朝莫有知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

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

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蕪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

至尊出事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譜曰

覺被害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

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

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露接人人有說色唯

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顯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為未洽

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

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並懼晉

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特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輪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

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

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

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

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羨言行

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

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

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

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

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勞稼穡

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懼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等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

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

愾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

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

案檢疑當作儉

世說新語卷之三 政事

五

紛放閣

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典書曰假嘗檢校佐吏若得樛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樛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圖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請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作荆州時救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

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

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

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

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嶺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

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審作郡主簿孫統存誅叙曰存字祖陽散騎常侍父備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

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棊品曰審字道真任至郤

功以何見容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

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審共食語云白

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

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汝何處得此

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

人審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

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

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

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温別傳曰温以

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

式年少從外來字桓欽小字也桓氏譜曰欽云向從閣

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捐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

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

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臯陶謨一日萬機孔

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

以和靜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

惇傳曰山遐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邵內苦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

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劉尹

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

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

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續晉陽

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

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萬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

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

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

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荅之

王大為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

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承

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

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

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不

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

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古史考曰庭堅

臣也舜舉之於堯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仁家語曰

堯令作土主刑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叙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

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羞虜起自關以西道融以謂古

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何

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滅無限三年不

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

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

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

世相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

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

當有火災至時果然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

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兖州刺史第五

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

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

案說文筭長寸計數者
算數也是筭為筭筭實
字算為算數虛字筭在
書多不分別此處亦本作
算長也

案史記曰若得旋式正基
案禮曰或印城也旋轉也城
之行上國家天下方法地用之
則轉天網地之辰故云旋式
周禮太史抱天時與大師同
車新司農注云抱天以知天時
漢書藝文志有象門之法乎
卷五并傳云天文部按城於前
師古注曰城所以占時曰天文即
今之用城若也言天

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
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
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温克之恐
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
玄擅名而心思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
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
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
忌而行鳩毒乎委巷
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

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漢南紀口服虔字子慎河南滎

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

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

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鄭玄家奴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占將擗之方自陳說

玄怒使人曳箬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

中衛武微詩也毛公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邶相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

傳擊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駟之孫瑗遂

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

既知不能踰已稍其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

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

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

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

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

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

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傅嘏所知吏部尚

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

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

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

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

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

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

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

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

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

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魏

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

如晏自然出技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社至冀州刺

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

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

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

訓其所不足

傳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

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

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

以明荀彧談尚玄遠人太尉或小子也彧諸兄儒術

古今事考卷之七下 文學 十一 紛欣閣

論議各知名祭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在固聖人之機秘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

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暘祭別傳曰祭太和初到京邑與

傅嘏談般若善名理而祭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頌之祭與嘏善

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

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

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

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

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

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

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

戴輿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頤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

不能究後樂廣與頤清間敳說理而頤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頤著二論以規

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名論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

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莊老

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

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

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齧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道之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

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既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日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肓也心下為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二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

確凡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徙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

解義妙析奇致大暘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

世說新語卷下

文學

紛欣閣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

解義妙析奇致大暘玄風

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立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

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

傳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

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

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適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

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

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

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

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

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

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日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婚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退字叔道河東

人父緯長水校尉退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退也當時名士

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瞻

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

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退以辯論為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

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

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晉陽

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
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
為長史鯨別傳曰鯨

四十三卒贈太常 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
巨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禁爾夕忽
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
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

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能自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 嵇康聲無哀樂論畧曰
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
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養生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強箸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
之使香無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
體妙心立庶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言盡意 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畧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
變不得相與為二矣 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苟無其言無不盡矣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 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下都王
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 祖述別傳曰述字懷

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單瓢陋巷 謝鎮西並
晏安承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

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其談
析理既其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徃反其餘諸

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
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

且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
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濛王述並 輒髮如生

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之行中國尚矣
莫詳其始牟子曰漢

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殺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

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示謝于時謝不

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

索解人亦不可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哀孫盛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

荅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

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

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闊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

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

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

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

惡卿自有誤

世說新語卷之六

五

紛放閣

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縶帶守之輸九
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轍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

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

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

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為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

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

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

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

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

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

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

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

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

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布曰說一卦

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

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

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

荅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
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使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
也深公笑而不荅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香焉能逆風實
論曰波利質多天樹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其香則逆風而聞

案今本乾鑿度作管
三成德為道也
也以下文句較此甚詳
引者多批節者惟此處
上脫管字下衍若官
也當作易者皆傳寫之誤
變也者本件變易也若其
氣也此處亦誤脫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徃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

食冷而復煥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

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

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

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錯味而不能按理

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

馬懷字祖思長樂人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

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

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

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

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

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

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

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

外鷖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

典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

夫有欲當其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

飽渴者一盈豈忘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

至是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浩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

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劉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

案可字誤通行則節本作共
案太平廣記卷八十七引高僧
傳云通管在白馬寺與劉
之等談莊子逍遙通曰不
若紆以殘害為性若通性為
得者故亦逍遙矣為是退而
注逍遙篇為釋德裕學案
依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十一

紛放閣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

即為空色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

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

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人

入不二法門也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

林拔新領異胷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

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

與交言須臾支還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

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

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

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

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

竹林七賢適比向秀雅尚莊

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

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人三便亂今義

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

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

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

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

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為

許掾詢年少時人以此王荀子荀子王修小字也文字

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修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紛欣閣

則古人三字無著又以其弟語
為修語皆非也
案於當作林李本亦誤劉辰
翁評本及坊間所行五世貞剛
節本皆作林不誤又案西寺
即今光相寺在西郭西光坊下
岸光相橋之北去于家僅數
十里光相寺者傳是晉義熙
中寺廢瑞光安帝因賜此額當
光坊本在西光相坊其東曰東光
相坊坊與橋皆因寺得名若

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
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
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
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
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

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母王夫

人在壁後聽之再造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

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

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恍惚致可傳述恨不使

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
太康于歸女名緩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支為法師許為

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

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

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還

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荅云今日與謝孝劇談

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
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山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
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

中使至東迎之遁遂
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

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

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

案太康當是太康

而還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下二百

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

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

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

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

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

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

林公亦以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眾生

慧斷煩惱萬行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

具足便成佛也之功尚不可評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惑遂遁跡

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

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

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

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

載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辨從橫以數術弘教高

通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

人莫有言者劉尹荅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

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

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之未生又

案精當是稱之誤恐當是伏或是不平之誤故各本皆同蓋林師與志引世說亦已如是

案施宿嘉太會稽志稱弟子名法威最知名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

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廳與寒溫遂及義理

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淵

殷謝諸人共集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

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

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

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荅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

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

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爲名通浩黜廢殷中軍被廢東陽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

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疑般若波羅密太多

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

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

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

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

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

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囑其致少而疑

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文簡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

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嶠函之函嶠謂二陵之地函函谷

之居左思魏都賦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

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

案此謂殷之言才性無人可
攻如嶠函之函即前所云函中
筆於才性偏精也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訐謨定命
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訐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時布政于邦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嗚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還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荅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撫軍前進謂撫軍曰

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率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悞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真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明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顧謂諸人今日安王濛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

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

惟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

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

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

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

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

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

言八疵四病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

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竒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

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

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文章志曰安神

速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

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

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

變故表圓應於著龜圓應不可為

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

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

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

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

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

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

故應有以制彼既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

孫自叙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

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

人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王荀子來荀子王與其語

世說新語卷之六

三

初欣閣

寧慶校本慶字當作峻則若標本水峻梁音而史官同傳寫者因此書止題別若標注不知其本名峻遂安改為慶以為臨川自注誤耳史言若標以字行據此則其自傳固仍本名也各本皆誤

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荅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唯

一善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修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

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

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日不見龜長於蛇

心蓋辯者之固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

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遇見一道人問所籤

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

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荆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也為冠族年十二

隨舅令孤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

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鑿淹遠高悟冥蹟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

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易

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

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

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于山

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地者

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

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

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鍾鳴問英對曰蜀嶺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土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遠公笑而不荅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

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

仕至衛軍功曹娶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

及王家見婿孚送弟俱往時永言

父東陽尚在

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

丞御史

殷仲堪是東陽女婿亦在坐

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

英乎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

莊子篇也殷難之羊云君

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

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開強

晉安帝紀曰仲堪有

思理能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

出經叙曰僧伽提婆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漢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

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

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對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

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

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

東亭問法岡道人曰

法岡未詳氏族

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

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

出經叙曰

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爽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

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荆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

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周祇隆安紀曰立善言理棄郡還國

常與殷荆州仲堪終日談論不絕

案臨川之意分此以上為
學此以下為文然其所謂
學若清言釋矣而已

案魏志植由郵城來立為
郵城王徙封雍王王又徙
凌儀王後為雍王王旋徙
東阿王後遷封陳王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
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其在釜下然豆在釜

中泣木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

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為論

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

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

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荅太祖

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鄴城侯后徙雍

王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

亟遷易汲汲死懼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

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冲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

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

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治退不敢求進著書十箱

萬餘言荀綽兖州記曰準有雋才泰始中位給事中

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願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

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冲

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

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

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大冲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

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

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

世說新語卷之六

卷之六

粉欣閣

案意氣所寄語不究
下有脫文

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嗣陵令父叔
 侯舉孝廉謚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
 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亨家存教豈我居不卜
 鄰何爾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
 之流涕謚乃感激年二十餘就津里席坦受書遭人而
 問少育守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
 郎徵並不謚見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
 不歛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
 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
 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
 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
 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
 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鋪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
 形骸遊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
 无所用心嘗與俗士相語其人褻袂而起欲必築之伶
 和其色曰雞助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亦不覺廢然而返未
 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
 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物為須臾日月為局牖
 八荒為庭衢行无轍迹居无宰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行則操卮執瓢動則手據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

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
 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
 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
 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見太山
 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
 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合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
 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
 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任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
 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
 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
 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
 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

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叙曰周
 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
 其辭湛續其亡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別見
 故云周詩也

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斯衷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遐雞鳴在門孽孽恭誨風夜是敦

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

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

情情生於文一作文於情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

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還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廣

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

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

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眾坐

廣談虞不能對虞還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容拜下有脫天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

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彞有人倫鑒見融

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還而著論融

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散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

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

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

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繁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

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積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

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

世說新語卷之三

三

欣閣

而害之詩璞阮孚云別見泓呼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

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

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賦之

闡更改望為雋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穎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

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誅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袁

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

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

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

免儉狹

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

中鑿齒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

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荅云一生不曾見此人

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

秋品評卓逸

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温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

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温

覲視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

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

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

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眾哉且漢有係

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宋書王當作史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世說新語卷上之示

完

紛放閣

謝太傅問主簿陸還陸氏譜曰還字黎民吳郡人高祖

簿還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毋誅而不作父誅還答曰故當

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誅不顯陸氏譜曰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

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

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

乎谷曰賢人誠未能闡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

適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

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

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

絕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可

稱善猶機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

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

藻善屬文目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

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

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

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

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台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

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離而詩騷之體盡矣詢

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

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

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

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

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負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

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

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

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

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

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調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荅曰

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

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

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稔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啟作語林榮儻別名啟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論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士賈誼楚老夔務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廡孝廉父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

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

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

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

余心派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

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
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迴
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
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
深干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
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
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典書曰曹毗字

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裁為負版綉論語曰孔

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非無文采階無裁製子式負版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

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

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

耳彥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

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

桓宣武北征温別傳曰温以太和袁虎時從被責免官

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

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

白刃胡奴陶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

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

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

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

相宣城時伏滔在温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荅滔

密以啟温温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

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眾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問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温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温泣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

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

尚為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温云顧長康體中癡

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氏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

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宵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台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瞻續晉陽秋曰仲文雅而讀書不甚廣

博亮歎曰亮別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邱淵之文章

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才不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

滅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

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

還見稱仕至中書令立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

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荅孝

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詠因吟

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詠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

一世玄集載其詠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

青亮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

爽其靈不貽其福天迺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詠

案書傳仲文傳作謝靈運語此稱亮若不知何人據注亮引見之文說工天博字當是傳字謂傳亮也此上當以原字讀

向傳亮見卷中誠鑿鑿局注各本皆誤

案事敗下當有被誅二字

世說新語卷之十

三

紛放閣

之爰旌芳節
文多不盡載

宋後字誤當作破或作獲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楊

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荆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

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荅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

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兖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

世故睽離心事淪蕙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

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記室參

軍孟昶別見為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

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軍符堅之役以驍猛成

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

征西將軍玄手歸降用為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

案通當作建晉書作建

口賴卿

九月十九日續臨醜寅午前校訖

紉	補
紉	江
閣	周
紉	山
葉	州



